

Hot-Blood Series

002

铁血 文库

宋毅◎主编

天正壬午之乱

——1582年武田领国争乱战

铁之战

——赵氏的绝地逆转

争霸地中海

——1571年勒班陀大海战

海洋帝国第一章 ——第乌海战

条顿骑士团的终结

——格林瓦尔德会战

时代文艺出版社

毅品文

铁血文库

— *HOT-BLOOD SERIES* —

002

宋毅◎主编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铁血文库. 2 / 宋毅 主编.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5.5

ISBN 978-7-5387-4740-9

I. ①铁… II. ①宋… III. ①战争史—世界 IV. ①E1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56786号

出品人 陈琛

产品总监 郭力家

责任编辑 方伟

助理编辑 胡军

装帧设计 李玉龙

排版制作 李玉龙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有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 违者必究

铁血文库 002

宋毅 主编

出版发行 /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 /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 130011

总编办 / 0431-86012927 发行部 / 0431-86012957 北京开发部 / 010-63108163

网址 / www.shidaicn.com

印刷 /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 710mm × 1000mm 1 / 16 字数 / 252千字 印张 / 13.25

版次 / 2015年5月第1版 印次 /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定价 / 39.80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内容简介

海洋是人类永恒的追求，而海洋霸权则是成为世界霸主的前提条件之一，历史上无数国家因为掌握制海权而兴盛，失去了制海权而衰落。本期的海洋帝国专题，用奥斯曼帝国与西方神圣联盟的《争霸地中海——1571年勒班陀大海战》还有葡萄牙帝国兴起的《海洋帝国第一章——第乌海战》，为读者们揭开海洋帝国们兴起的奥秘！

在十字军三大骑士团中，条顿骑士团可以说是最为出名的一个。他们的白底黑十字的标志和打扮以今天的审美看用“炫酷”形容并不为过。《条顿骑士团的终结——格林瓦尔德会战》描述了公元1410年，由亚盖洛领导的波兰——立陶宛君合国与条顿骑士团大团长荣金根统率的条顿骑士团在格林瓦尔德地区进行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的骑士会战。此战最终宣告了条顿骑士团的衰亡。

公元1582年年初，甲斐武田氏几乎横跨了整个中部日本的巨大领国在霸王织田信长主导的围攻之下瞬间垮塌，关东大小诸侯在惊恐之余纷纷向织田通款投附，只要胜出同毛利的决战，信长的天下一统之梦即将成为现实，但他却横死于几个月之后的本能寺之变，统一事业的前景顿时成了未知数。成立未久的织田政权东部领国只如昙花一现般零落，成为空地的武田旧领成为了周边群雄虎视眈眈的肥肉，这貌似和历史主流无关痛痒的地方性战乱，竟又在冥冥之中埋下了终结战国乱世的伏笔……逐鹿甲信，谁主沉浮？请观《天正壬午之乱——1582年武田领国争夺战》。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精彩的历史时段之一，作为战国七雄之一的赵国基业的开创者和先秦法家思想的实践者赵鞅，显然是这段历史中的重要人物之一。然而，若没有卫国戚地“铁之战”的胜利，赵鞅的人生便会止步在铁丘，他的身后则是赵氏家族灰飞烟灭的命运，至于再后来的战国七雄赵国也只能成为一个幻想。一个晋国的中军佐，为何会领兵与郑国大军大战于卫地？引发战役的导火索是什么？在这场战役的背后又藏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斗争内情呢？看完《铁之战——赵氏的绝地逆转》，所有的疑问均会得到答案。

CONTENTS

目录

争霸地中海

——1571 年勒班陀大海战 001

海洋帝国第一章

——第乌海战 061

条顿骑士团的终结

——格林瓦尔德会战 106

天正壬午之乱

——1582 年武田领国争夺战 123

铁之战

——赵氏的绝地逆转 172

◎ 勒班陀海战中一艘土耳其战舰的沉没。皮特·布吕齐作于 1762 年



争霸地中海

——1571年勒班陀大海战



作者：马千

一、苏丹、教皇与皇帝

1566年9月7日，奥斯曼帝国最伟大的苏丹苏莱曼一世的璀璨人生画上了句号。经历了一周病痛折磨后，他在远征匈牙利的军队营帐中因痛风逝世，享年71岁。苏莱曼一世在位46年，在他的统治下，奥斯曼帝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诸多方面都进入极盛时期。西方人敬畏地称他“大帝”（Magnificus），而其臣民则爱戴地称他“卡努尼”（Kanuni，即“立法者”）。无论文治还是武功，苏莱曼一世都堪称前无古人。他在位期间改革官僚机构，完善内政，制定法典，鼓励工商业，帝国人口从1200万猛增至2200万，成为整个地中海最为富裕的国家之一。他亲自率军出战的大规模战役就达13次，奥斯曼新军扩充至3万人规模，帝国一次投入远征的兵力，最多时可达30万。土耳其陆军驰骋在巴尔干、美索不达米亚、北非与小亚细亚，而帝国海军已然称霸地中海、红海和波斯



○ 苏莱曼大帝，右图中，他头戴威尼斯人进贡的四重冠，而当时教皇也仅仅佩戴三重冠，可见他在西方人心目中的威名



◎ 苏莱曼一世之子塞利姆二世苏丹

湾。虽然在他晚年依稀有后宫干政及官僚腐败的迹象，他在立储的问题上也遭到后人诟病，但苏莱曼依旧留下了一份巨大、辉煌的遗产。

当苏莱曼大帝驾崩的这一“噩耗”传至西方，人们顿时感觉如释重负。教皇庇护五世（Pius V）被告知新苏丹更加温和而非如其前任那般穷兵黩武（仿佛战争的缘起完全是依赖个人意志一样）。不过这样的信息未必可靠，且史上已有先例：“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苏丹即位之初也被认为乳臭未干、难当大任，但他却一举攻下了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并开始了30年显赫的戎马生涯。当塞利姆二世1566年9月顺利即位后，欧洲人很快就会深切领悟到，对一名新的统治者而言，

对外征服才是巩固政权的不二法门。

塞利姆是苏莱曼大帝八个儿子中唯一幸存的一个。经历了残酷的宫廷斗争，目睹了兄弟的惨死情状，加之父亲过于强势威严，塞利姆往往需借助酒色麻痹自己，并因此获得了“酒鬼”这一不雅的绰号。他其貌不扬，生性懒散，也不同于他父亲开始就和军队建立亲密情谊的策略，以至于土耳其新军私下将塞利姆称作“公牛”。西方使节发回国内的报告如此形容他：“此人天性残暴嗜杀，喜爱纵情声色犬马，尤其将饮酒视为人生最大乐趣。”但16世纪中叶的欧洲人已经意识到个人品质对一个大国的国策影响甚微。作为伊斯兰世界的领袖，征战一直是苏丹的职责所在。它是权力的象征，也是世界地位的体现。精良的军帐战旗、华丽的宝剑盔甲都与《古兰经》的神圣篇章联系在一起，以强调苏丹的圣战者身份。唯有征服能让苏丹的地位合法化，它不取决于统治者的个人意志，而是帝国本身永不停歇的目标，并从伊斯兰教义中获取理论根源。奥斯曼的整个国家机器都建立在征战之上，即使偶尔遇到挫折（如1565年在马耳他，苏莱曼的军队被马耳他骑士团及西班牙海军击败，这是苏莱曼一生中为数不多的败绩），也会被认为不过是疥疮之疾，很快便得以克服。百年前便有塞尔维亚人指出：奥斯曼人的扩张有如海水一样，从不停歇，一浪盖过一浪。过去，苏丹往往亲临前线督战，但现在他可以坐镇后方，运筹帷幄，具体战事则

交由前方的大将负责，当然远离前线也使得塞利姆苏丹的能力受到了一些质疑。威尼斯人这样评价他：此人自视甚高，以至于鄙视世上所有其他权贵，他自恃能往战场上投入几乎无限的兵力，因此刚愎自用，视忠言为忤逆。

很快，帝国内部对战争的渴望便显山露水了。塞利姆苏丹即位当天，遵循惯例从伊斯坦布尔埃尔多安内门凯旋入城，不料却遭遇新军士兵的暴乱。这些帝国精锐禁卫军聚集在皇宫门前，鼓噪着向新苏丹讨要见面礼。海军司令皮亚勒（Piyale）帕夏^①甚至被作乱的士兵击落坠马。情急之下，塞利姆不得不分发大量金币来安抚军队的情绪，事件方得以平息。不过这番教训对苏丹而言无疑是刻骨铭心的。土耳其的军队是一只骁勇的猛虎，但却需要主人驾驭有术，否则恐怕会反噬其身。没有战争，没有胜利，自然也没有战利品和新土地，势必无法让这支虎狼之师心满意足，而苏丹的统治恰恰建立在强大的力之上。塞利姆苏丹是奥斯曼土耳其开国以来，首位没有御驾亲征与士兵同甘共苦的君主，这标志着帝国历史上出现一个分水岭。但战争无论如何还是必须进行下去，地中海便是他心仪的战利品。

塞利姆的肱骨重臣是出生于波斯尼亚的大维齐苏库鲁帕夏（Sokollu Mehemet Pasha）。正是他隐藏了苏莱曼大帝的死讯直至塞利姆即位，并平定了伊斯坦布尔的新军暴动。苏库鲁身材削瘦高挑，生性有些难以捉摸，但极具天赋。据说他一方面对贿赂来者不拒，一方面却对苏丹忠心耿耿（他一生侍奉过三任苏丹）。苏库鲁不只是一位卓越的管理者，也是出色的陆军将领与法官。他甚至对海战也颇有心得，在1565年被任命为大维齐之前，他曾于伟大的巴巴罗萨·海雷丁（Barbarossa Hayreddin）^②去世后接任帝国海军司令一职。苏莱曼大帝对苏库鲁显然是器重的，一项证据是他让后者成了自己的驸马。不过，虽然不乏海上经验，但刚刚经历马耳他的惨败，苏库鲁帕夏对称霸地中海依旧显得比较谨慎，他更愿意在陆地上发动攻势，比如征伐匈牙利。可是他身边不乏觊觎苏丹宠信的权术之士，这将迫使他常常做出违心之举。威尼斯人曾详细地点评过苏库鲁的长短：“他精明干练，擅长外交，苏丹将全部政务托付于他。但在此以外，苏库鲁对能否获得苏丹长久宠信并无把握，也就往往不敢直言进谏。假设主君命令他打造一支两千艘战舰的舰队，

① 帕夏，土耳其语（paşa），是奥斯曼帝国行政系统里的高级官员称谓，通常是总督、将军及高官。

② 巴巴罗萨·海雷丁（Barbarossa Hayreddin），1478-1546年，原名席兹尔·雷斯，与兄长鲁茨·雷斯同为北非著名海盗，兄长去世后被苏莱曼一世招安，成为帝国海军司令及阿尔及尔总督，他为帝国打造了一支精锐海军，多次击败基督教军队，令土耳其势力进入西地中海。



◎ 大维齐苏库鲁帕夏

虽然明知这超出了帝国的承受能力，大维齐恐怕也不敢提出异议。如此胆怯部分是由于苏丹的个性造成的，部分则源于那些嫉妒苏库鲁地位的弄臣。”苏库鲁政治生涯的首要目标是维持最高的权力地位，但他总不乏强有力的竞争者，其中最大的危险来自帝师穆斯塔法帕夏以及皮亚勒帕夏。而这些宫廷斗争一直萦绕在深居简出的塞利姆二世周围。

虽然此时的欧洲群雄并起，但没有谁像教皇那样长期、强力地反对土耳其苏丹。罗马与伊斯坦布尔代表着两个世界。1565年11月9日，得知马耳他遭到围攻噩耗的教皇庇护四世猝然去世，主教团不得不紧急选举出继任者。1月8日，他们终于有了结果，庇护五世（Pius V，1504-1572年）顺利登基。庇护五世原名吉斯莱乌里（Michele Ghislieri），与出身豪门的庇护四世不同，他来自意大利米兰公国，家境贫寒，早年甚至当过羊倌。青年时代加入教会后，以其虔诚和实干而崭露头角，开始平步青云，不但进入教皇国信理部任职，更于1559年当选蒙多夫伊（Mondovi）大主教。他得以接任教皇看似出人意料，因为据说庇护四世有些嫉妒他的才能。吉斯莱乌里并非一位将自己埋于案牍公文的教皇。他即位时已年过花甲，须髯皆白，头部谢顶，但个性坚毅果敢，从不轻易妥协，并且洁身自好，过着苦行僧一般的生活，颇有些《旧约》中的先知遗风，而



◎ 教皇庇护五世

不像那些博基亚家族野心勃勃的教皇。他并不是个精明的政客，但宗教上极为虔诚，精力过人，几乎从不懈怠而去享乐。他甚至仅有两件粗羊毛衫，能够换洗便感到心满意足。庇护五世以在异教徒面前保卫天主教会为己任，最大的敌人便是新教徒与穆斯林，于是很自然地，对中世纪的十字军精神心有戚戚。也正是他果断地将英国伊丽莎白女王革出了教门。腓力二世的使节如此评价新任教皇：“他道德上白璧无瑕，宗教上无可挑剔，他正是眼下我们急需的教皇人选。”

令庇护五世魂牵梦绕的夙愿是重现十字军的威名。幸运的是，欧洲人刚从奥斯曼手里保住了马耳他。这场

战役也令欧洲看清了土耳其帝国迫在眉睫的威胁，令他们倾向于联合对敌。不过，从匈牙利至西班牙海滨，基督徒仍然面临严重外患，只有精诚团结才有可能对抗如日中天的奥斯曼土耳其。庇护五世深谙这个道理，在发动、联合各天主教力量方面，他做得远比前任成功。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此项事业，期望建立起一个囊括天主教主要势力在内的“神圣联盟”。例如，他即位刚刚四天，便向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Felipe II，1527-1598年，哈布斯堡王朝的西班牙国王和葡萄牙国王，腓力毕生极力打造一个庞大的天主教帝国，并积极参与宗教战争，同时开拓海外殖民地，他的执政时期是西班牙历史上最强盛的时代）提供了一笔教皇资金，用于武装舰队，保护基督教徒的海岸。这只是第一步。整个1566年间，教皇的努力成效显著。

当时的欧洲被各种宗教纷争、诸侯的野心、国家争端撕扯得近乎分崩离析。西班牙的腓力虽然将土耳其人看作死敌，但也必须优先解决北非海岸其据点的防卫。扫荡西班牙本土的伊斯兰残余势力，防备虎视眈眈的法兰西，经营殖民地，以及处理尼德兰的分离主义倾向，这些艰巨的任务无不牵扯着这位伟大基督教君主的精力。腓力治下的国土太过广袤，包含西班牙、尼德兰、西西里与那不勒斯、弗朗什孔泰、米兰及全部西属美洲和非洲殖民地（腓力之父——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1555年退位时，因诸侯反对，未能将皇帝头衔传与儿子，而由其弟弟斐迪南继承，但腓力得到了父亲帝国的大部分领地，算是“无冕之王”）。虽然国力冠绝西欧，但也饱尝地域与文化差异导致的分裂之苦，幸亏帝国从南美殖民地源源不断地获取黄金白银，才能维系整座大厦的繁荣和稳定。腓力二世并无长期的地中海战略，因为成千上万的琐碎政务已经让他疲于应付。1566年，低地国家长期的不满已经演变为公开的叛乱（即尼德兰革命，尼德兰联邦与西班牙的战争持续了80年，直到1648年正式独立，建立联省共和国），腓力不得不派遣最精锐的军队前去弹压，而地中海区域则面临无兵可用的窘况。

法兰西虽然也担心土耳其的过分扩张，但此时同样遭受北方天主教徒与南部新教徒的胡格诺战争困扰，没有实力去响应教皇的号召。况且法国人对威尼斯的自私自利一贯颇有微词，而历史上，法王弗朗索



◎ 腓力二世

瓦一世还曾经与苏莱曼大帝结盟共同对抗神圣罗马帝国（1543年，为进攻神圣罗马帝国的尼斯，法兰西甚至允许巴巴罗萨的土耳其舰队在土伦港过冬）。为了共同对抗土耳其帝国，庇护五世需要整合教皇国、西班牙与威尼斯的力量，这将花费他整整五年的光阴。

马耳他战役胜利后，腓力拒绝了教皇关于建立神圣同盟的动议，因为他陷于尼德兰的战火之中，无心开辟新的战线。西班牙正感到焦头烂额，甚至准备考虑秘密与塞利姆二世签署停战和约。不过另一方面，腓力也没有忘记1560年吉尔巴岛（Djerba）惨败的教训，他下令在巴塞罗那打造战船。截止1567年，新造军舰已达百艘，虽不足以独自对抗整个奥斯曼海军，但也能够保卫自家海岸的安全了。

1566年，皮亚勒帕夏率领一支拥有130艘战舰的船队出现在亚得里亚海，一度令整个欧洲感到震动。不过土耳其人只发起了一轮半心半意的攻势，并未取得实质战果。很快，西西里、马耳他、拉古莱特（La Goulette）的警报又解除了。这种虎头蛇尾的佯攻持续了多年，土耳其庞大的海军力量实质上退出了地中海。奥斯曼海军作壁上观的确有些匪夷所思，于是谣言四起，西方的情报人员捕风捉影，送交到国内的报告颇有杜撰臆测的成分，甚至有人声称土耳其正酝酿着对多达十几处基督教领土展开攻击。双方舰队更多的是在巡弋示威，探索新的航路，而非捉对厮杀。不过威尼斯人已经开始担忧克里特岛与塞浦路斯的安危。但此时此刻，土耳其的威胁仿佛突然终止了。1567年土耳其与威尼斯签署了新的和平协议，一年之后是匈牙利。数年短暂的和平时光是宝贵的：马耳他重建了要塞城防，西班牙则借机清除了肆虐其沿海多年的北非海盗。

从马德里、威尼斯到热那亚和罗马，人们对土耳其下一步的意图有千百种揣测。西班牙方面认为塞利姆苏丹沉溺于酒色享乐之中，将一切政务委托大维齐，因此对发动战争意兴阑珊。还有人认为奥斯曼帝国此刻专注于东方事务，或仅仅在等待开战的时机而已。

但其中的真正原因外国势力一直无从知晓，他们的间谍往往只能管中窥豹。地中海地区一些突发事件阻碍了人们的原定计划：1566-1568年间，大面积的歉收及饥荒影响了许多地区并导致人口锐减，此外还有瘟疫横行令情况雪上加霜。1566年，叙利亚与埃及有大量人口死于饥谨。1567年，伊斯坦布尔也出现了严重的面包短缺现象，同时还爆发了瘟疫，夺去了首都不少人口。人力的短缺自然会导致土耳其帝国无法轻启战端。

与此同时，干练的苏库鲁帕夏也被东方的危局捆住了手脚。帝国早就知悉统治阿拉伯地区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此刻巴士拉北部及也门都爆发了叛乱。同时苏库鲁还在构思一些华而不实的“伟大”远征，例如，他下令开凿苏伊士运河以便军队可直取印度，还指示挖掘第二条运河打通黑海与里海以便可从水路袭击帝国的宿敌波斯。最终两项计划无一实

现。奥斯曼的探险家们并未打通朝向新世界的通道，便只能把目光重新投向旧世界。

16世纪60年代的地中海地区俨然是各方新兴强权的角力场。在也门、尼德兰、匈牙利及北非发生的历史事件，相互之间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新教革命的波澜壮阔与奥斯曼帝国在地中海给予西班牙的压力也不无关系，而且有史以来首次的地理大发现后的新世界也对欧洲政治经济产生了广泛影响。1564年，随着西班牙人屠杀了法国位于美洲佛罗里达夏洛琳堡的定居者，西法两国的敌对情势达到了剑拔弩张的程度。

富有戏剧性的是，南美洲殖民地秘鲁的银矿某种程度上既造就了旧世界的繁荣，又导致了它的毁灭。从16世纪40年代起，大批满载金银的船只便定期往来于欧洲和南美洲之间，给西班牙带来了空前的财富，使国王能够恣意打造战船，雇佣军队，抬高军费。当时的人们对现代意义上的金融学一无所知，总以为金银的作用是有限的。但巨大的硬通货流入旋即导致了空前的通货膨胀，政府对此束手无策。

战争一向是昂贵的，在16世纪它的价格则犹如火箭一般飞涨起来了。例如，航海时船员喜爱的食物硬饼干，在不到60年的时间内，价格飙升了4倍；而一艘西班牙战船的价格则上涨了3倍。随着贸易的进行，西班牙的通货膨胀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全欧洲，甚至影响了奥斯曼帝国。1499年米兰将领特里武尔齐奥（Trivulzio）说出了这样的名言：“战争最需要的有三件东西：金钱，金钱和金钱！”

当时只有两大强权拥有足够财力发动大规模战争——奥斯曼帝国与哈布斯堡王朝。在那个年代里，两大帝国都榨取了难以想象的巨额财富。马德里与伊斯坦布尔是欧洲两大政治中心，老练的官僚机构统治着广袤的土地。威尼斯作为地中海老牌海军强国，直到1538年还保持着赫赫威名，但同年的普雷韦扎（Preveza）海战中，虽然以威尼斯为主力的基督教联合舰队拥有5倍兵力优势，却依然败于传奇的奥斯曼海军将领巴巴罗萨·海雷丁之手。从此它在与土耳其海军的交锋中，不得不开始采取守势。渐渐地，地中海成了西班牙与土耳其争锋的场所。在30年间，



○ 1538年普雷韦扎海战。



◎ 安德里亚·多里亚与巴巴罗萨·海雷丁

西班牙名将安德里亚·多里亚（Andrea Doria, 1466-1560年，出生于热那亚，长期为哈布斯堡王朝效力，官至海军上将）与巴巴罗萨多次较量，各有胜负，谁也无法获得决定性的优势。争夺地中海的决定性一战还在悄悄酝酿当中。

没有人像威尼斯

人那样有如此强烈的危机感，因为他们恰好处于马德里与伊斯坦布尔的夹缝之间。威尼斯的国力处于缓慢的衰退之中，自然期望在东西两大强国之间左右逢源，但这也导致了其尴尬境地，因为这个国家似乎既不是东方的也不是西方的，既不完全属于陆地也不完全属于海洋，而西班牙与土耳其对它同样疑虑重重，将威尼斯视作反复无常的“双面间谍”。威尼斯是欧洲最重视、最了解土耳其帝国的政权。威尼斯执政官官邸内有关奥斯曼的情报、案牍如汗牛充栋。威尼斯的外交家竭尽全力安抚甚至讨好奥斯曼人，从苏丹至下层官员，同时也不放过进行间谍破坏活动的机会。于是各种情报甚至谣言通过商队从伊斯坦布尔传至威尼斯，令人眼花缭乱。威尼斯人常说：把所有的敌人当作朋友，同时把所有朋友看作潜在的敌手。他们将此奉为圭臬并身体力行。在教皇面前，他们努力扮演基督教卫士的角色；而在苏丹面前，他们则表现为可靠的生意搭档与伙伴。当腓力二世于1568年任命其异母兄弟奥地利的唐·胡安为海军司令时，威尼斯送上了最甜蜜真挚的祝福，同时却私下将此情报告知了西班牙的死敌奥斯曼人。

威尼斯人小心翼翼地玩弄着其合纵连横的游戏，但自1565年马耳他战役之后，原本微妙的平衡似乎有被打破的趋势。虽然威尼斯在1567年同奥斯曼帝国缔结和约，并且1568年全年未爆发任何冲突，但威尼斯人的不安却在不断增长。为何土耳其人表现得如此谦逊有礼？他们是不是在隐瞒着什么？和约是不是仅仅为一项权宜之计？若干迹象表明威尼斯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情报显示伊斯坦布尔的兵工厂正在热火朝天地生产之中，而

塞利姆苏丹正秘密地于塞浦路斯对岸兴建堡垒。人们开始怀疑，土耳其似乎对“最尊贵的共和国”（Most Serene Republic，对威尼斯共和国的尊称）的若干殖民地怀有进犯之心。一些听闻风声的富贾甚至开始抛售其位于塞浦路斯的地产。威尼斯的参议院通过了若干议案应对危局：增加克里特与塞浦路斯的驻军规模，增加军火的产量和供给。但开战的风险太大并且过于昂贵，惯于精打细算的威尼斯人并不愿意开始全面战争动员，不过局部的备战一直在进行着。

1568年，看上去教皇国要成功促使威尼斯与西班牙加入“神圣同盟”来对抗土耳其简直是天方夜谭。腓力依然为低地国家的局势忙得焦头烂额。他对卷入一场新的战争或帮助自私的威尼斯人保卫克里特、塞浦路斯缺乏热情。塞浦路斯人不但未在吉尔巴岛助西班牙一臂之力，甚至在马耳他圣艾尔莫（Saint Elmo）陷落时弹冠相庆，对此西班牙人耿耿于怀。何况该国还长期与土耳其保持贸易关系，只有在大难临头时才会想起基督教盟友。并且在腓力看来，威尼斯人的求救也有些危言耸听了。

不过历史学家梳理那个年代的种种史实，不难发现四伏的危机：新任苏丹渴望一场辉煌胜利来巩固统治，而富有煽动性的教皇则梦想新的十字军，航海技术的发展缩短了海洋间的距离，而两大地中海强权又拥有了发动大规模战争的一切物质条件。只要有一粒火星，整个地中海火药桶就会被引爆。1567年西班牙发生的一个事件大大加快了战争的脚步。

随着新教革命（叛乱）的爆发，西班牙国内的宗教狂热被大大激发起来了。天主教会感觉自己处处受到威胁，甚至西班牙本土也不例外。在一种偏执的情绪中，人们认为身边处处隐藏着异教徒，不仅来自直布罗陀对岸，而且来自帝国的核心区域。首当其冲的怀疑对象，便是西班牙南部的摩里斯科人（Moriscos）。他们是昔日伊比利亚半岛穆斯林的后裔，虽然在天主教国王的谕令之下大部分已经皈依基督教，但依然被很多人视作奥斯曼帝国安插的第五纵队。于是便有越来越多的政策去迫害他们。1567年1月1日，腓力颁布了新的法令，试图抹去国内最后一丝伊斯兰文化的痕迹：阿拉伯语和面纱被禁止使用，甚至公共浴池也被强制查封。过分严苛的条令成为压垮摩里斯科人的最后一根稻草，他们忍无可忍，只有奋起反抗。1567年圣诞夜，一群山民在格兰纳达的阿尔罕布拉（Alhambra）宫举起了起义的大旗，摩里斯科人的叛乱正式爆发了。

这场叛乱席卷了整个西班牙南部山区。仓促之间，西班牙人发现自己居然开启了一场针对伊斯兰异教徒的神圣内战，但它的精锐部队却远在数百公里外的尼德兰。起义引发了西班牙对土耳其干预的进一步担忧。摩里斯科人在过去70年间一直接受奥斯曼帝国的各

种援助，这次也派出使节向伊斯坦布尔求援。1570年年初，塞利姆下令从阿尔及尔派出了援军及军火。很快便有4000人的土耳其及巴巴里的军队出现在西班牙南部。土耳其对西班牙的一次远征看上去已成为事实了。苏库鲁帕夏甚至公开援引先例，向法国要求借用土伦作为攻击西班牙的港口。混乱之中，海盗出身的乌鲁克·阿里帕夏（Uluç Ali）^①颠覆了西班牙设立的傀儡政权，攻占了突尼斯。先皇查理当年处心积虑打下的战果很多又丢失了。更可怕的是，对许多西班牙人而言，伊斯坦布尔不再远在天边，而成了迫在眉睫的威胁。

摩里斯科人的叛乱迫使腓力将目光重新转向地中海。帝国紧急从意大利（尤其是卡拉布里亚）征调兵力，奥地利的唐·胡安临危受命，被任命为平乱总指挥。这是一场肮脏的内战，基督教徒与穆斯林怀着对对方的刻骨仇恨，很多战斗的血腥程度都超越了以往战争的道德底线。摩里斯科人受到土耳其干预的鼓舞，在阿勒普耶罗斯（Alpujarras）作战极为勇敢，且颇有古时骑士之风，但基督教徒军队的表现则显得十分野蛮残暴。1569年10月19日，腓力正式给予了西班牙军队肆意掠夺摩里斯科人财产的权力，于是军纪败坏和烧杀劫掠的现象泛滥开来。1570年腓力更是放逐了所有低地地区的摩里斯科人后裔，理由是他们“可能”资助了国内的叛乱。甚至唐·胡安也觉得此举有些太过分：“这是世上最凄惨的景象。风雪交加中，摩里斯科人紧贴在一起，步履蹒跚，大声哭嚎。这样大规模的放逐其触目惊心超乎了任何人的想象。”

叛乱终究还是被镇压了，许诺中的土耳其大舰队始终未能出现。或许土耳其人从未真正计划过这一点，因为苏库鲁帕夏的核心计划依然是不过分触怒基督教国家以免它们联合起来。叛乱刚刚发生时，苏库鲁的确希望腓力会被国内的事务所困而无暇东顾。但他注定要失望了。摩里斯科人的叛乱擦亮了腓力的眼睛，反而使他意识到，如果不将土耳其势力逐出地中海中部，西班牙将永无宁日。于是腓力对教皇的动议在态度上有了极大的转变。

土耳其的真实意图通过地中海另一侧发生的一件小事也可略知端倪。1568年9月初，阿里帕夏率领一支多达64艘桨帆战舰的船队出现在塞浦路斯岛东南法马古斯塔

^① 乌鲁克·阿里帕夏（Uluç Ali），1511-1587年，出生于意大利，原名焦万·迪奥尼吉（Giovanni Dionigi），青年时代出海捕鱼时被巴巴里海盜俘获，沦为了划桨奴隶。但他颇识时务，改信伊斯兰教后重获自由，并从此平步青云。16世纪50年代他已经成为一名土耳其海军船长，在1560年吉尔巴岛海战中指挥一支舰队参战，并发挥了重要作用。稍后他作为巴巴里海盜军的领袖参与了对马耳他的围攻。1566年他被任命为的黎波里总督，2年后成为阿尔及利亚帕夏以指挥军队在突尼斯对抗西班牙人，勒班陀海战后于1572年临危受命，成为土耳其海军司令。

(Famagusta) 附近海域。威尼斯人大为紧张，连忙派出使节一探究竟。但阿里却告诉他们舰队只是前往安纳托利亚运送木材，他们仅仅希望在塞浦路斯雇佣一位领航员而已。但威尼斯有充分理由对这样不期而至的“造访”感到警惕。之前的 1566 年，就有一次同样“友好”的造访，导致了热那亚控制下的希俄斯岛被土耳其占领。尽管有种种疑虑，威尼斯人还是友好地接待了土耳其舰队。阿里帕夏上岸拜访了法马古斯塔，随行的还有一位意大利工程师约瑟菲（Josefi Attanto），后者谎称上岛是为了替苏丹搜集一些建筑材料，而他真实的目的却是实地考察法马古斯塔与塞浦路斯首府尼科西亚（Nicosia）的城防。

阿里帕夏的舰队启程了。不久之后，塞浦路斯的威尼斯人就会发觉，他们根本不是前来为苏丹运送木材的。

二、人为刀俎

或许，威尼斯人早就预感到这一天终会来临。经历了 30 年的大致和平，他们对奥斯曼的威胁难免有所放松警惕。自从 1523 年罗德岛陷落以来，富饶的塞浦路斯岛就成了威尼斯人楔入奥斯曼海域的一枚钉子，它的位置如此重要，既令苏丹如鲠在喉，又让土耳其人垂涎不已。正如威尼斯有识之士所说：塞浦路斯已经快羊入虎口了。

如马耳他一样，塞浦路斯多年以来笼罩在诸多列强及圣战的阴影之下。从空中俯瞰，该岛宛如一只史前鱼龙遨游在东地中海之中。东南方的贝鲁特与它仅有 60 英里之隔，而北部安纳托利亚的群山几乎目视可见。塞浦路斯土地广袤，资源丰富，向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波斯人、亚述人、腓尼基人都曾染指此地，而在拜占庭的长期统治之下，岛上希腊语居民也逐渐成了东正教徒。阿拉伯帝国曾统治该岛近三个世纪，“收复”塞浦路斯也成为之后伊斯兰世界的一大夙愿。十字军东征时期，西方的基督教军队则把塞浦路斯作为重要的补给和集结基地，他们修建了不少天主教堂，并将其首府尼科西亚（Nicosia）打造成了一座多元文化汇集的国际都市，而东部港口法马古斯塔则是当时最富庶的城市之一。不过当 1489 年威尼斯取得该岛时，“圣战”的局势已经逆转，奥斯曼



◎ 16 世纪奥斯曼人绘制的塞浦路斯地图